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 肇

# 論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般若類

12

洪修平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

12

洪修平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 總序

日生 書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嗜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爲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爲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爲《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義，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鋪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辭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瞭然，契入妙諦。

三、精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誤謬。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應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兩大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啓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啓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興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邃，實難備盡；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 編序

弘一

##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衆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衆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經「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歸依，也是世界衆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爲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衆？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 and 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衆生！

# 目錄

● 題解	.....	一
● 經典	.....	一三
1 宗本義	.....	一五
2 物不遷論第一	.....	三四
3 不真空論第一	.....	六二
4 般若無知論第二	.....	九八
5 涅槃無名論第四	.....	一四四
6 九折十演者	.....	一五六
● 源流	.....	一三一
● 解說	.....	一三七

● 附錄 ..... 一四七

1 劉遺民書問 ..... 一四九

2 答劉遺民書 ..... 一五一

3 僧肇傳 ..... 一五七

● 參考書目 ..... 一六三



題

解



## 內容大綱

《肇論》是東晉時期著名佛學理論家僧肇著作的彙集，共包括四篇重要的佛學專論，在批判總結魏晉玄佛合流的基礎上，分別從不同的方面發揮了佛教般若性空學說，它們是：

(一)〈物不遷論〉，主要論述了動靜問題，論證動靜變化都是不真實的假象，破除人們對「有物流動」的執著。

(二)〈不真空論〉，主要從有無觀上立論，論證世界萬法既不是真有，也不是真無，而是非有非無，有無皆空。萬法皆空，並非萬法不存在，而是萬法虛假不真實。「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不真故空，不真即空，這是貫穿《肇論》的一個基本思想。

(三)〈般若無知論〉，主要發揮「以無知之般若，照彼無相之真諦」的般若空觀之義旨，即以佛教的般若智慧來觀照萬法性空的真實本質。論文特別對佛教般若智慧的無名無相、無知而無所不知的特徵作了論證。文後附有廬山名士劉遺民的書問和僧肇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的答劉遺民書。在〈答劉遺民書〉中，僧肇針對劉遺民的提問，進一步對般若空觀作了闡述。

(四) 〈涅槃無名論〉，這是將般若性空學說用於解釋佛教理想的涅槃解脫之聖境，說明涅槃既非世俗的有，也非世俗的無，它寂寥虛曠，不可以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對無名無說、超言絕相的涅槃是不可有任何執著的。

在上述四篇論文之前，有一篇概括性的文字，標名〈宗本義〉，載於《肇論》卷首，近似全書的綱領。

現存《肇論》約成書於南朝梁、陳時。由於《肇論》文辭優美，思想深邃，哲理性強，因而歷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自南朝以後，幾乎歷代都有人爲之注疏。其中以陳代慧達的《肇論疏》爲最早，唐代元康的《肇論疏》爲最詳。除宋元明清各代《大藏經》都將《肇論》收錄外，清嚴可均《全晉文》也收錄了僧肇的主要著作。本書全文載錄的《肇論》依據的是上海佛學書局影印的宋本《肇論中吳集解》。

## 僧肇生平及其思想簡介

《肇論》的作者僧肇（公元三八四——四一四年），據《高僧傳》卷六〈僧肇傳〉載，俗姓張，京兆長安（今陝西西安）人，出生於一個貧苦的家庭。由於家境貧寒，僧肇以代人抄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熟悉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爲他日後融會中印思想，在中國化佛學方面作出重要的理論貢獻奠定了基礎。

兩晉時期，社會上老莊玄學盛行，僧肇對此也有特別的興趣，他「志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但僧肇讀老子的《道德經》，又常有不滿足之感，覺得《道德經》「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也。」即認爲老莊玄理雖然十分美妙，但還不是盡善盡美，尚不足以引導人們趨於冥除各種牽累的精神解脫之境。

後來僧肇見到三國時支謙譯的《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玩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這就是說，僧肇是在《維摩經》的影響下離開老莊，皈依佛門的。這與當時的社會和時代風氣都有密切的關係。

《維摩經》對《肇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有學者認爲，《肇論》雖然廣泛引用

了不少經論，但從根本上說，都是「用《維摩經》去會通其它經論的」<sup>①</sup>，這有一定的道理。《維摩經》是一部在中土相當流行的大乘佛教經典，很受佛教徒和文人士大夫的歡迎。此經曾與《楞伽經》和《圓覺經》並稱爲「禪門三經」，可見其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

《維摩經》之所以受到朝野僧俗的普遍歡迎，並對僧肇的思想產生巨大影響，與它的內容和特點有密切的關係。將它與老莊玄學作一簡單比較就可發現，在老莊那裏，有的只是玄理，他們的人生哲學有一種消極的避世主義傾向，對現實的社會政治採取完全不合作的態度，把人類的原始狀態視爲理想社會。玄學以老莊的玄思來解釋儒學，探討名教與自然的關係，雖然崇尚玄遠虛無，卻仍然沒有超脫世俗的封建名教，實質上還是在爲封建名教的存在尋找新的理論根據。

《維摩經》則不僅有高深的玄遠之理，更有美妙的佛國淨土，並提出了擺脫塵世煩惱的宗教修行方法，對超凡入聖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實現的途徑都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論。特別是經中通過維摩居士這一生動形象，宣說了大乘般若智慧與善權方便的不思議解脫法門，強調了「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見

大正十四・頁五三八下)的唯心淨土思想，溝通了世間與出世間的聯繫，這種出世不離入世、理想社會就在現實中的理論，對於生活在現實苦難中的人來說，確實提供了棲神冥累的「良方」。

僧肇由老莊轉向佛教，並不是偶然的。僧肇在發揮般若性空學說時，始終沒有抽象地空談玄理，而是處處以般若學說來指導現實的人生，這也是《肇論》的基本特點之一。

僧肇出家以後又「學善方等，兼通三藏」。「方等」是佛教大乘經典的總稱，「三藏」即指佛教的經、律、論三藏。這是說，熟悉傳統文化的僧肇出家以後，憑著他的少年英才和勤奮刻苦，又精通了佛學。不到二十歲，僧肇就已「名振關輔」，在潼關以西長安一帶相當有名氣了。當時有些「競譽之徒」對僧肇的才學既忌妬又懷疑，有人甚至千里負糧前來與僧肇辯論。僧肇「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長安一帶的「宿儒」和關外的「英彥」皆為僧肇的學識和辯才所折服。

正當年輕的僧肇在佛學方面初露才華之時，著名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來到了中國，先停留在當時涼州的治所姑臧(今甘肅省武威縣)，僧肇仰慕其高名，「自遠從

之」。從此，僧肇開始了他佛教生涯中的新階段。

## 鳩摩羅什生平及譯經事業

僧肇由長安千里迢迢來到姑臧從之受學的羅什大師（公元三四四——四一三年）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譯經家<sup>②</sup>之一，也是弘傳般若三論之學<sup>③</sup>的重要佛教理論家。其父爲天竺人，因不願嗣「相國」位而東度葱嶺，來到西域龜茲國（今新疆庫車、沙雅二縣間），龜茲王迎爲「國師」，並以妹妻之。羅什生於龜茲，七歲隨母出家，先學小乘。後隨母到罽賓（今克什米爾），又至沙勒（今新疆西北的喀什噶爾一帶），改學了大乘。回龜茲後，羅什廣讀大乘經論，名震西域諸國。東晉名僧釋道安在長安聞羅什之名，常勸前秦王苻堅西迎羅什。

因此，前秦建元十九年（公元二八三年），苻堅派遣驍騎將軍呂光率兵七萬西進時特別關照呂光，若攻克龜茲，立即將羅什送至長安。呂光破龜茲，獲羅什，在歸途中，聞苻堅被殺，便留住涼州稱王。羅什亦隨之在當時中西交通的要塞涼州滯留達十六年之久。在此期間，羅什雖然沒有從事譯經等佛事活動，但學習了漢語，熟悉了漢

地文化。僧肇從關中前來拜羅什爲師，在隨其學習的同時，也把內地的佛教情況向羅什作了介紹。這些都爲羅什今後的譯經弘法活動作了必要的準備。僧肇在羅什門下學習十分努力，深得羅什的讚賞。

姚秦弘始三年（公元四〇一年），後秦主姚興迎羅什到長安，待以國師之禮，僧肇也隨之同至。姚興將羅什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大量經典，並命僧肇等八百餘沙門前往受學，協助譯經。姚興自己也曾親臨聽講，並參與譯校佛經。在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扶植與倡導下，以羅什爲中心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佛教僧團，沙門自遠而至者達五千餘人。僧肇是羅什衆多弟子中的佼佼者，最著名的所謂「四聖」、「八俊」、「十哲」④，僧肇都是其中之一。

僧肇等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功底的中國僧人，協助羅什共譯出佛典三十餘部三百餘卷（也有說多達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的），這些譯經文質兼備，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這些新譯出的佛經對中國佛教發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其中大、小品《般若經》和《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合稱「三論」）、《大智度論》（與「三論」合稱「四論」）等系統發揮的般若性空之學，經僧肇等人的發揚光大，更是與涅

槃佛性的理論一起成爲中國佛學的基本理論主幹。羅什基本上是一個「譯而不作」的譯師，他所系統譯介的般若三論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土發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全賴其衆弟子的努力，其中又以僧肇作出的貢獻爲最大。

### 僧肇闡釋般若性空學的緣由

羅什當時譯經，仍然承襲著漢魏以來的風氣，在譯經的同時即行宣講。僧肇等人在協助羅什譯經的同時也就從之受學，聽羅什講解經文。有時還把羅什的講解加以整理，作爲譯出經典的注釋。例如僧肇在羅什重譯《維摩經》以後作有《維摩經注》，收集了羅什的講說，也根據自己聽講後的理解與體會爲經作了注。僧肇跟隨羅什多年，時時諮稟，所悟甚多，對羅什所傳的般若三論之學領會極深，並有獨到的體會。他深感受當時中國佛教界對般若性空學說理解的不準確，有些佛教論著甚至「文義舛雜」、「時有乖謬」，因而就著論發表自己的見解。

他在批判總結當時玄學化的般若學各派學說的基礎上，系統闡發從羅什那裏學來的中觀般若思想，寫下了一系列在中國佛教史乃至整個中國思想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



重要論文。其代表作即為《肇論》所收錄的幾篇佛學專論。

由於僧肇思想深邃，文辭優美，在闡發佛理時大量融合吸收了傳統思想，特別是當時盛行的老莊玄學的思想與方法，因而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和高度的評價。

僧肇在協助羅什重新譯出《大品般若經》之後，把自己在譯經過程中聽講的體會寫成〈般若無知論〉，約二千餘言，呈給羅什。羅什讀後稱善，並對僧肇說：「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即在充分肯定僧肇對般若理解的同時，還謙虛地認為自己的文辭不如僧肇。當時年屆六十的羅什已是蜚聲中外的佛學大師，而僧肇還只是才滿二十歲的年輕人。從羅什的話語中可以看到僧肇的少年才氣以及羅什對他的高度讚賞。

不久以後，與僧肇同在羅什門下受學的名僧竺道生南下路過廬山時，將僧肇的〈般若無知論〉帶給了廬山隱士劉遺民，劉遺民對此論也大為欣賞，讚歎地說：「不意方袍<sup>5</sup>，復有平叔<sup>6</sup>。」想不到僧人中間又出了一位何晏！這是把僧肇與玄學的開山人物之一何晏相提並論，劉遺民又把文章送給了慧遠，「遠乃撫几嘆曰：『未嘗有也。』」當時南方佛教界的領袖慧遠對僧肇的文章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此後，劉遺民還專門與僧肇書信往來，共同探討般若大義。劉遺民在給僧肇的信

中稱「一般若無知論」才運清俊，旨中沉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自己「披味殷勤，不能釋手。」同時，劉遺民又將自己讀〈論〉所存有的疑問提示來向僧肇請教。僧肇在覆信中對劉遺民提出的疑問認真地作了詳細的解答。《肇論》中現在保存的〈答劉遺民書〉成爲研究僧肇的重要思想資料。

不久，僧肇又先後寫成〈不真空論〉和〈物不遷論〉等發揮般若性空之義的重要佛學論文，都得到了羅什的高度評價。東晉義熙九年（公元四一三年），羅什寂於長安。爲紀念羅什大師，僧肇乃著〈涅槃無名論〉。論成之後，上表於後秦主姚興。姚興讀〈涅槃無名論〉後，大加讚賞，「答旨懇勸，備加讚述。即敕令繕寫，班諸子侄」。

羅什謝世的第二年，即東晉義熙十年（公元四一四年），僧肇亦卒於長安。《高僧傳·僧肇傳》中有「春秋三十有一矣」的記載，由此可推知，僧肇的生卒年爲公元三三四——四一四年。但日本學者對此曾提出過不同的意見，認爲根據僧肇的學業情況和跟隨羅什的經歷，僧肇的年齡可能是四十一歲，只是由於以前四十寫爲卅，在傳抄過程中少寫了一豎而誤寫成了卅。此說雖似難以苟同，但對僧肇的年齡提出懷疑則是有一定道理的。

僧傳上說僧肇精通內外之學，「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此後便是千里之外有人來找他辯論，他自己又千里迢迢奔赴姑臧從羅什受學，然後再在公元四〇一年隨羅什回到長安（羅至長安的時間是確定的，各種資料的記載均同），如果按僧肇生於公元三八四年來推算，僧肇隨羅什回到長安時也才虛歲十八歲，仍然未及冠年，這其中顯然是有問題的。因此，關於僧肇的年齡和經歷，還有進一步研究的餘地。

### 《肇論》對佛教般若學取代玄學的推動之影響力

僧肇在羅什衆多的弟子中年紀最輕，對後世的影響卻最大，也是最有才華的一個。他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影響與地位主要在他對佛教理論的貢獻。他的著作並不多，主要就是上面提到的收集在《肇論》中的幾篇論文，此外還有《維摩經注》以及幾篇佛教經論的序文，對《肇論》的思想有所發揮和補充。至於現行經典中所收有的《寶藏論》，謂為僧肇作，經考證，一般認為是偽托。<sup>⑦</sup>

現存《肇論》為南朝梁陳時人所編，其中四篇重要的佛學專論在南朝宋明帝（公元四六五——四七一年）時陸澄所編的《法論目錄》中都已載錄，但卷首的《宗本

義〉卻未見載錄，其真偽難下定論。有人認為〈宗本義〉的思想內容顯然不同於〈物不遷〉等各論，「其爲僞作，可無疑義」<sup>⑧</sup>；也有人認爲雖然〈宗本義〉的真偽難辨，「但基本思想與僧肇的其它諸論並無矛盾」<sup>⑨</sup>。我們基本贊同後一種看法。

關於僧肇著作的真偽，《肇論》中〈涅槃無名論〉引起的爭議最大，中外學者多有懷疑其爲後人僞作者。但依我們看來，判定此論爲僞作的根據尚不充分，從該論的思想內容到論證方法，並聯繫僧肇的學歷和有關記載等多方面情況來看，此論還是僧肇的作品。

從總體上看，《肇論》是一個完整的佛教哲學體系，它在回答當時玄學提出的一些主要理論問題，也是佛學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時，系統地闡發了佛教的般若性空思想，由於僧肇能夠克服前人的局限，比較全面而準確地領會並掌握般若性空的要義，因而會贏得羅什大師「秦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的讚譽。

聯繫中國學術思想和中國佛教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肇論》的重要歷史地位。就佛教的發展來說，傳入中國的佛教最初是以輪迴報應等宗教學說在社會上發生影響的，隨著譯經的增多，人們開始轉向對佛教義理的探討，特別是玄風的盛行，

使佛教般若學也隨之逐漸繁興起來。但由於早期譯經不很完備，給人們的理解帶來了困難，而漢魏以來佛教廣泛使用的「格義」<sup>①</sup>方法，也給了人們自由發揮的餘地，因而殊論紛爭，出現了般若學的「六家七宗」等諸多的學派。

隨著羅什大師譯經傳教，把印度龍樹的中觀般若學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般若空義得以大明，「格義」等解佛的方法逐漸被廢棄。這時，僧肇順應著依據佛教經典來統一佛教義理的時代需要，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佛教哲學思想體系，把中國佛教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再從當時玄學發展的情況來看，玄學經過多年的發展，在理論上極需有新的突破。從王弼的「貴無論」到裴頠的「崇有論」，最後到郭象的「獨化論」，都是從理論上探討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到郭象「名教即自然」的出現，玄學的發展已經到了它的頂峯，也到了它的極限。玄學要有新的發展，就需要尋找新的出路，吸收新的養料，佛教般若學的高度思辨正好能滿足玄學發展的需要。

略早於僧肇的東晉名僧支道林的以佛解《莊》，被認為是超過了郭象的「新解」而得到當時玄學界的一致推崇和讚賞，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肇論》以佛教般若學

的思辨來解答當時玄學提出的主要理論問題，用「絕名教而超自然」的佛學理論發展了玄學，並最終取代了玄學，對中國學術思想由魏晉玄學過渡到南北朝隋唐的佛學，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還可以從玄佛合流的情況來看。佛教和玄學的發展都在新形勢下提出了新的要求，兩者的合流也需要有人出來作出總結。玄佛合流指的是魏晉玄學和般若學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佛教般若學自從依附玄學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玄學化的般若學「六家七宗」一度成爲學術思潮的主流，但由於它並沒有真正全面把握般若空義，達到佛教般若學的思辨高度，因此，它沒有能夠完全包容和吸收玄學，玄學也沒有能夠借助佛教般若學而有真正的重大突破。這時，就需要有一種能同時容納玄學和佛學的更爲高超的理論，來把玄佛合流推向新的高度。完成這一理論任務的正是僧肇的思想體系。

《肇論》比較準確地掌握了龍樹的中觀學，用佛教的理論思辨解決了玄學長期爭論而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批判玄學化的般若學各家學說的同時，也間接地批判了玄學的各派，從而對玄佛合流作出了理論上的總結。

## 《肇論》對中國佛教思想發展的歷史貢獻

《肇論》的思想比較符合《般若經》和龍樹中觀學的原意，但它並不是印度佛學的複製品。因為僧肇在闡發佛教思想時，並沒有機械地照本宣科，而是經過了他本人的消化理解和加工。僧肇十分注意從傳統的思想中吸取養料，他融會中外思想而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首創的中國化佛教哲學思想體系，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里程碑。

佛教在中土的流傳發展，經歷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就其思辨理論而言，在《肇論》以前，各種思想學說或者是用中國固有的思想去比附佛教，即在佛教的招牌下宣揚老莊玄學等傳統思想；或者只是抓住佛教的某一點思想加以發揮，而未能建立完整的思想體系。《肇論》則在前人的基礎上，借助於羅什譯出的大、小品《般若經》和「三論」，結束了對佛教的生吞活剝、牽強附會，開始了正式消化和傳播。它既較為全面而準確地把握了印度佛學的要旨，又通過中國傳統思想的概念、命題和結構形式來加以表達，形成了第一個比較完整的中國化的佛教哲學體系，從而把佛教的中國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為佛教擺脫對傳統思想的依附而走上相對獨立發展的道路，

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由於《肇論》運用佛教的般若空觀，既對當時的般若學派乃至玄學的各家觀點都作出了評判總結，也站在佛教的基礎上對玄佛合流作出了批評總結，因此，《肇論》所代表的僧肇的哲學思想體系既把玄佛合流推向了頂峯，也標誌著魏晉玄佛合流的終結，並在客觀上結束了玄學的發展。在此之後，玄學雖仍有餘波，但已沒有多大的發展，中國化的佛教哲學理論則開始了自成體系的發展。繼僧肇後不久，竺道生闡揚佛性論和頓悟說，進一步把佛教理論中國化。

經過南北朝百多年的發展，到隋唐時，隨著統一王朝的建立，中國佛教宗派相繼建立。各宗派在融合中外思想的基礎上，都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哲學思想體系。《肇論》的佛教哲學思想，是中國學術思想從魏晉玄學和玄佛合流的局面，逐漸向南北朝及隋唐佛教哲學思想大發展的局面過渡的中介，它構成了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環。就此意義上說，《肇論》不但在中國佛教史上，而且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肇論》的歷史地位決定了它對後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對以後



的佛教學派和宗派的影響，特別是羅什譯出「三論」，經《肇論》等用優美的中國化的語言加以闡揚而在中土得以廣傳，為三論宗的創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隋唐時的三論宗，影響所及，遠至日本，其創始人吉藏就多次強調自己的思想學說淵源來自羅什、僧肇之學，並稱僧肇為「玄宗之始」，把僧肇奉為三論宗的始祖。

《肇論》所弘揚的是大乘空宗的思想，但其影響卻超出了「空宗」的範圍，中國佛教各宗派，天臺、華嚴和禪宗，都深受其思想的影響，《肇論》中的許多話語甚至都會被視為「禪語」而在禪門中廣為流傳。羅什所傳的般若性空之學由於僧肇等人的弘揚實際上成了整個中國佛學的基本理論主幹之一。即使是道教，也深受僧肇等人發揮的般若思想的影響，在成玄英等隋唐一些重要的道教思想家的哲學體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非有非無」、「心境兩空」的般若性空思想。《肇論》所發揮的佛教思想通過對隋唐佛教和道教的影響而間接地對宋明理學產生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

總之，《肇論》是中國古代思想寶庫中不多見的哲學專論，為無上精品，其思想上承魏晉以來玄佛合流的遺風，下開佛教哲學理論在中土相對獨立發展的先河，不僅對中國佛教作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而且在中國思想史上也留下了光輝的篇章。《肇

論》歷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甚至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這也就不足為怪了。

### 注釋

- ①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第四七二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版。
- ② 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譯經家：一般作羅什、真諦、玄奘和不空。也有以「義淨」替換「不空」的。
- ③ 指《般若經》和《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所宣揚的「一切皆空」之學。
- ④ 四聖：一般指僧肇、僧叡、道融、道生。八俊：四聖再加上僧昶、曇影、慧嚴、慧觀。十哲：八俊再加上道恒和道標。
- ⑤ 方袍：本為僧衣，此指僧人。
- ⑥ 平叔：玄學家何晏，字平叔。
- ⑦ 請參見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第二三五——二三六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三月版。

⑧ 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一卷，第一四〇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六月版。

⑨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第四七一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版。

⑩ 格義：即引用我國原有的名詞、概念，特別是老莊術語，來比附解釋佛教義理，以使中土人士更容易理解並接受佛教。到了與道安同時的康法朗及道安的同學竺法雅那裏，格義的方法更有了一個經過刊定的統一格式。







# 1 宗本義

## 譯文

佛教名詞「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等，其實都是一個意思。爲什麼呢？因爲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各種原因和條件（佛教稱之爲因緣）聚合在一起的結果。既然因緣聚合在一起，各種事物才得以生起，那麼，因緣未合之時，便沒有事物；各種因緣散離之時，事物便也就消滅。可見，人們所謂的「事物」，其實只是「緣會」而有，並非真有。如果事物是真正的有，那它就不會消滅爲無。

由此可以推知，我們現在雖然見到種種「有」的存在，其實它們都是「假有」，而非真有，因爲它們都沒有獨立自存，永恒不變的固有本性，它們的本性都是「空」。緣會而起的萬法本性是空，故可謂之「性空」。既然「性空」是萬法的本性，所以又可將「性空」稱之爲「法性」。萬法的本性是「性空」，性空是萬法的本來面目、真